广播情缘

郭红解

在我年幼时，收音机还是稀罕物。邻居老王早先在洋行里当过差，家中不仅有一台老式电风扇，还有一台老式电子管收音机。他的妻儿都在苏北老家，他喜欢听淮剧来寄乡愁。房门一开，那或高亢激越、或委婉流畅的曲调就会飘散出来，我会伸长耳朵听上一会。那时听广播称作听无线电，没有真无线电，我们就做游戏，模仿无线电里的各种声音。一个小伙伴做使劲扭开开关的动作，躲在人后的小伙伴就唱起歌来……

初中年代先后在当时的上海县塘湾公社和南汇县祝桥公社参加过“三秋”劳动。劳累了一天后，晚上躺在泥地上铺稻草的大统铺上，是最舒服的时候。这时，门后墙角处高挂的方形广播喇叭箱响起了甜糯的沪语：社员同志们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《对农村广播》节目现在开始……记得先是介绍当天的天气，然后主要播送与农村有关的新闻，最后是言论《阿富根谈生产》《阿富根谈家常》，平易中娓娓道来农业生产知识，宣传社会新风。那时上海农村几乎家家都挂着一个广播喇叭箱，村里人所知国内外和本地的大事皆源于这个有线广播喇叭箱。

上世纪60年代后期，学校停课了，虬江路旧货市场是我们常去的地方。我用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10元钱，淘到了各种零件，请喜欢摆弄矿石机的同学装了一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。没有喇叭，插上耳机插头，拨动调谐转盘，耳机里就会传出期盼已久的广播声。为了声音清晰，还要不断转动机器的方向。这个最简单的收音机，为那段原本清苦单调的日子增添了不少乐趣，以后还为我充当过上班“报时”的功能。刚进厂时，买不起手表，当时一块手表要抵我们这些艺徒半年的工资。那次家里的钟坏了，我上早班“掐时”，多亏了这个单管收音机。早晨醒来后，插上耳机听广播的内容，就可预判大致的时间了，因为我对早晨不同时段的广播节目已经了然于胸。

艺徒满师后，新买了一个上海101厂生产的海燕牌袖珍式中波六管收音机，这样不用耳机也可收听，收的电台也多，音色也好。除了早晨听中央台、上海台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节目，晚上听中央台的《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》节目外，主要是听样板戏。听久了，就会唱了，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中长长的经典唱段《雄心壮志冲云天》《迎来春色换人间》能一字不落唱出。进入新时期后，广播节目多姿多彩，我又“升级换代”买了个袖珍式调频调幅立体声收音机，这样就能收听到音质优美的“空中乐坛”《星期广播音乐会》《立体声之友》《怀旧金曲》《东方风云榜》等节目，当然也不会错过乔榛、曹雷等参加演播的广播剧《刑警八〇三》。有时，还会在“黑夜与白昼在此交替”的零点，收听东方电台的《相伴到黎明》，静静倾听他或她的困惑、烦恼……

没想到，有朝一日自己的声音也会通过电台传播。1993年的一个冬日，我向《东广新闻》的“东方传呼”打进电话，反映打浦路隧道内的堵车问题。编辑接听后，当即把我的电话接进直播室，由我直接向主持人和广大听众反映问题。以后，我又有缘作为嘉宾三次走进电台直播室，先后在上海电台的“市民与社会”、东方电台的“今日新话题”和上海电台的“小茗时间”节目里，与主持人左安龙、高天、何晓明，与听众聊关于档案的话题。

如今资讯发达、网络便捷，但每天早晨7时，我依然会守候在袖珍收音机旁，边用早餐，边听东广早新闻。天下大事、民生琐事每天一早尽然知晓。

告慰英魂

李葵南

友人最近传递给我一个信息，在位于奉贤区红庙旁的“永福园”内，建造了一座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，纪念馆设在“上甘岭的坑道内”。

我们这一代人对志愿军怀有特殊的感情，“雄赳赳、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这首激越、高亢的志愿军战歌，时不时地会在我的耳旁响起并令我油然而生敬佩与感慨。所以，有人出资为志愿军建了纪念馆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

走进“永福园”大门，远远望去，有一座“小山”若隐若现。走近一看，原来它是人工堆砌而成。一堵几乎横跨“小山”的用黑色大理石砌就的纪念墙墙面上，镌刻着的正是志愿军英雄的大名。而在纪念墙里面，也就是“小山”的“肚子”里，是仿照“上甘岭坑道”在建的纪念馆。

纪念馆内陈列的大多是志愿军老兵们近年来捐赠的物品，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给他们的慰问电，缴获的美国士兵的军用水壶、腰带、饭盒、军用发报机，志愿军的服装证、胸牌，他们引以为荣的各类奖牌等等。让我十分惊奇的是，有一张标注十分详尽、也非常专业的“防务区域地图”，竟然出自一位无师自通的通讯连卫生员之手；最醒目的当属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韩德彩的珍藏——一幅由美国油画家绘制的“空战示意图”，实录了在1953年4月7日的一次空战中，身为志愿军飞行员的韩德彩击落了由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·爱德华·费席尔驾驶的当时最先进的F-86型战机……

据说，我们现在见到的纪念馆是一期，已经花费了6000多万；预计明年清明完工的二期，要连接一期绕“山”一周，规模更大，花费不会少。谁会想到，为告慰志愿军官兵的英魂，不惜投入巨资给他们立碑的，是一位貌似平常、出身农民的“永福园”掌门人徐渭乐。

徐渭乐是奉贤人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是上海房产8强（第二届）企业的老总。后来企业转成股份制，他开始做点“小房产”。多次在国内外参观了烈士陵园，特别是在工作中听志愿军后代讲述的故事，让他非常揪心，也很有感触。如有一位烈属告诉徐渭乐，他父亲当年听从国家的召唤，出征朝鲜时，不仅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妻子还怀有身孕。又有谁能想到，父亲在征战朝鲜期间英勇献身，为了养活孩子，他母亲以弱小的肩膀，含辛茹苦地独自一人撑起了家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备受心灵煎熬以及生活的重压，母亲60岁就撒手人寰……而在上海赴朝参战的一万八千多志愿军当中，奉贤和南汇人就占了一半以上！

徐渭乐坐不住了。他觉得志愿军战士当年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危，远离亲人、奔赴战场。在异国他乡英勇杀敌、浴血奋战、许多人为国捐躯……作为受益者，自己应该对他们有所回报。徐渭乐又想，现在都在说要振兴中华、共圆中国梦。志愿军战士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，不正是应该弘扬并发扬光大的吗？他决定将自己经营房产公司的收入，用于告慰英魂、报效祖国。他一方面筹建志愿军纪念馆；另一方面，派出团队去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学习并收集有关资料、以充实馆藏。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很多志愿军老战士闻讯后纷纷赶来，将自己珍爱的藏品无偿捐赠，宁波的媒体《今日镇海》刊登了上海也建造了志愿军纪念馆的消息后，镇海籍的抗美援朝老兵近千人，也将自己珍藏了几十年的纪念品无偿捐献……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在2013年7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胜利60周年之际，纪念馆向全社会开放。令人高兴的是，经与教育部门联系，这里已经成为红色的青少年教育基地。许多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学生都来到这里，选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纪念墙前面宣誓。

手机玩人

张百年

要说当下手机的拥有量，以我而言，一家4口，两个退休，两个上班，各持手机一部，又曾遗失一部，被盗两部，共7部。以此为参照，上海人的手机，可以堆成一座小山。

上班族，早上出门第一要紧是带上手机。一旦手机丢了，那简直就是掉了魂，怎么的，也得赶紧买一部，而且不惜代价，升级换代。

有相当数量的青年，尤其是女生，边走路边玩手机，而且玩得津津有味，面如桃花，其乐无穷。不过，有的玩着玩着就摊上事儿了——撞人了，撞电线杆了，这是小矣哉。玩得掉到坑里去的，也非至一位，如果玩得撞上汽车，那就惨了……

有的小青年，两眼盯着手机，脖子上、两耳、口边全是电线，蛛网似的缠着，两手还忙个不停。上班族，工作紧张，中午休息，也要玩手机。有的一边和人说话，一边玩手机。有的得了“手机震动幻想症”、神经官能症。这和当年中小学生沉溺于游戏机房没啥两样。而事实上，如今有的中小学生已经在课堂里玩手机了。

再看地铁车厢里，座位上玩手机的，不会少于十分之二三，就连站着的，也要攻坚克难，站稳脚跟，集中思想玩手机。也有的只管玩手机，没想到给面前摇摇晃晃的老人让座。更有的是以玩手机为掩护，对老人假装没看见，这就差劲了。

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手机类物质，可以算是高科技，是为人类服务的。但必须清楚，手机主要功能是通信。玩玩并非不可，然则适度为乐，过则成灾。

有位手机族，失窃手机3部，恨得咬牙，希望手机再添一功能，就是可以引爆，炸死那个贼子！这也残忍了些。再者，倘误炸无辜，你于心何忍？还是自己小心些吧！

二舅捉蟹

龚伟明

说起乡下的事，总离不开水。二舅家宅前，有一个小水塘；宅后，有一个大湖。以前，村里人淘米洗菜，或者洗衣服都在石板垒成的埠头上进行。有一天，一条大鱼忽然游来，眼疾手快的二舅当即脱了衣服，扑入水里用衣服兜住捉上岸……这是二舅年轻时候的故事，当时我年龄小，开始听了先想到守株待兔的成语，后来再想，水里的鱼哪有这么容易被捉住的？于是，二舅的形象就如《水浒》里的浪里白条，觉得他有着一身好水功。

后来，来自乡下的故事渐渐与水脱离了缘由。一方面，人们在农田里收获着粮食，另一方面，湖河塘沟里野生资源不断在减少。

有一年秋稻收割后，我来到了乡下。深秋的江南，早晚特别凉。晚饭时候，二舅决定夜出捉蟹，不仅要让我尝尝河里的鲜味，还要我带点回上海。我临睡前，二舅带上渔具推门出去了。我一觉醒来，迷糊之中，听到外公外婆在问二舅捉了多少？二舅埋怨蟹越来越少了，才捉回五六只，语气显得无奈和遗憾。我躺在暖和的被窝里，看着二舅哈着热气，卸下渔具，屋顶上，一块透明玻璃已经泛出一层淡淡的曙色。二舅为我捉蟹，抗着寒冷忙碌了大半夜，真是亲情所为呀。

我工作后，出差经过苏浙一带的河塘湖泊，只要远远地看见小船，看见小船上的人，心中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感。远处的身影小而模糊，在我眼里却是二舅清晰的身影。

乡村的生活，尽管和城市不一样，但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掘金机会其实都有。有的人有志气，却没有机遇。如二舅，就是属于决意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，但不善投机的人。也就是看到人家发迹了，开始跟风者。他承包过几年鱼塘，也长期踏着黄鱼车早出晚归运货，多年下来也确实积累了一点辛苦钱的。直到今天，二舅对诸如理财，仍一窍不通。听别人议论股票之类的资本投资，他一点兴奋不起来，不言不语，自顾抽烟，目光对着消散的烟雾。

与二舅见面，听我说起捉蟹的往事，他就淡淡一笑，饱经风霜的脸神情安定。现在乡下接了自来水管，生活用水不再靠湖泊。年老的二舅，日常里喂喂老母鸡，走走自留地。宅后的埠头不去了，宅前的小水塘却成了精养塘。塘里的鱼，是二舅他们用来招待客人，改善生活的，二舅与水的关系精妙起来。二舅和我交谈，遗憾自己没能赚过大钱，但也明白如今力不从心，赚钱已是家里年轻人的事，他就过清闲的日子了。

今宵打谜

朱育珉

大顺政权

(电视剧)

昨日谜面：亲信

（水生动物）

谜底：接吻鱼（注：亲，亲嘴；鱼，鱼书，信）

你满意了吧？ 朱森林

过期『牌匾』应『下岗』

张崇明

最近，笔者在一家服装店遇到这样一件事：一名三十岁左右的女人给孩子买了件上衣，拿回家一试穿，觉得尺寸小了点，当即返回要求调换，结果却遇到百般刁难。这名女顾客指着门口上方悬挂的『消费者满意单位』牌匾气愤地说：『还消费者满意单位呢，不配！』服装店的人也不示弱：『你再仔细看看，那是八年前的牌匾。』

无独有偶，笔者日前外出用餐，也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况。一家小饭馆，虽然看起来有些破旧，门口却挂了『卫生信得过』的牌子，于是准备欣然入内。哪知一探头，屋内一片灰暗，顺着窗户透进的几道光线，还似乎看到漫天飞舞的浮尘，让人深感『名不符实』。一打听，那牌子挂了已经十年有余，期间却从未见人前来检查这一荣誉是否已是『明日黄花』。

时下，各种名目的荣誉牌匾越来越多，『诚信』、『卫生』、『达标』、『优秀』、『先进』这样的字眼被到处使用，并悬挂在公共场所。可我遇到的这两件小事却显然说明，荣誉只代表拥有者获取荣誉之前的成绩，不是『世袭』爵位。如果有些单位和商家，荣誉一朝获得，便以为终身受用，不再自警自励，那么，原本是为了让消费者放心的荣誉匾，则必然会变成误导消费者的祸首之一。

荣誉成为『铁饭碗』，形成『终身制』，导致部分荣誉『褪色』、『注水』，固然有当事人自身的问题，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监管制度存在欠缺。

年终岁末，又值评比高峰，建议各种牌匾的授权部门不能只管评发奖牌，还要管好复查监督，认真清理『过期』的荣誉牌匾，让『名不符实』的牌匾坚决『退役』、『下岗』，这才是真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。

灯花

西栅的灯光

王鸣光

当夜幕笼罩下来时，乌镇西栅的灯光也亮起来了。

西栅的灯光不是五彩缤纷、闪闪烁烁的霓虹灯，西栅的灯光是稳定的、朴素的、宁静的，如同蹲在河埠头上洗衣的水乡女子。西栅的灯光不是那种照得街道亮如白昼，游人须眉毕现的华灯，西栅的灯光是隐约的、黄黄的、像是一轮晕月，只是将石板路、马头墙、石拱桥、河埠台阶勾勒出轮廓，而将这些东西承载着的古老而动人的细节，蕴藏在薄暗之中，让人去细细寻找而品味。

西栅的路灯，形如一盏菱形宫灯，但去掉了一切精细复杂的彩绘和流苏什么的装饰，简单而素净地抱着一团柔和的黄光。照得亮的地方少，留着暗影处却多，来往游人影影绰绰的，投在石板路上的影子混混沌沌的，却让两边隔扇门窗透出的灯光，通透明亮，那些精致镂空的雕饰，像一幅幅装饰画似的凸显出来。走在这样的石板路上，如同行走在画廊中。

临河的水台、长廊、茶楼的灯光，齐齐跳入河中。白天所见的暗淡迟缓的河水，顿时生动鲜亮起来。部分乌黑的河面，将灯光的倒影映衬得比岸上还要明亮。河水在悄悄地荡漾和静止，于是灯光的倒影一会儿被摇成一片片碎影，一会儿又聚拢成一串串珍珠。伫立在石桥上，仿佛是在看一场河水与灯光相互追逐扑打的游戏。

河上的宋家桥、通济桥、仁济桥等单孔石桥，被灯光投下了半轮倒影，然后一虚一实的桥拱，拥抱成一轮“圆月”。灯光属于冷色调的，于是那“圆月”明亮如银，又清冷似霜，宛如深秋的圆月。而那座建有亭阁的别致的雨读桥，则是另一番场景：灯光照亮了“雨读桥”的匾额、以及亭阁里的推窗和美人靠，却又有片片暗影。远远看过去，仿佛是古人的一间书斋，灯火荧荧中，将出现一个美丽的狐狸精，为书生添香磨墨。

西栅灯光最明亮的地方，当属水上戏台。戏台上灯光明亮如昼，两边水阁华灯齐放，高低错落，于是水面上的灯光投影一片片、一串串、一层层。水上水下的灯光交相辉映，使戏台晶莹剔透，如同天上宫阙。戏台上演员的蓝褂红袍，在灯光中显得十分艳丽；稍显生硬的唱腔，越过粼粼水面后，变得柔美而婉转。

七夕会 行旅印痕

在西栅的灯光中，少见传统景观符号的红灯笼，大多是LED光源，以上射、下射、掠射、泛光、勾勒、点缀、渲染等照明设计和布置，将西栅妆扮成既有传统的韵味，又有现代的气息。而千年古镇乌镇，从此拥有了一颗璀璨的夜明珠。